

目 录

再论甲骨卜辞中“蜀”之地望	张 驰(1)
读《蜀籀》识小	黄建宁(15)
20 世纪以来的《说文》“亦声”字研究	胡 娟(26)
疑问语气词“呢”的主观性与主观化	何文彬(40)
成都话的/-en/、/-an/在重庆话中的语音对应	周 岷(77)
綦江语音系的南路话特征	万 霞(89)
古蔺话音系	何思颖(111)
著名语言学家、《语言历史论丛》顾问郑张尚芳先生逝世 《语言历史论丛》编辑部(143)	

汉语历史音韵研究近百年的 100 项新发现(下) … 冯 蒸(144)

《蜀警录》校注 … (清)欧阳直撰 王欣璐校注 周及徐审校(232)

CONTENTS

- A Study on the Reference of the Character “Shu(蜀)”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Zhang Chi(1)
- A Collection of Sichuan Dialect and Colloquialisms
..... Huang Jianning(15)
- A Research Review on the Study on the Concurrent Phonetic
and Ideographic Characters in *shuowenjiezi*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u Juan(26)
- Th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Interrogative
Modal Particle “Ne(呢)” He Wenbin(40)
- /an/ and /en/ in Chengdu Speech and Their Phonetic
Correspondence in Chongqing Speech Zhou Min(77)
- The Nanlu(南路) Dialect Characteristic in Phonological System
of Qijiang(綦江) Speech Wan Xia(89)
-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Gulin(古蔺)
Speech He Siying(111)

Famous Linguist Zhengzhang Shangfang Passed Away

..... Editorial Department(143)

The 100 New Discoveries of the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in the Past 100 Years (II) Feng Zheng(144)

Annotation of *ShuJinglu*(Record of the War and

Slaughter in Sichuan in the Alternat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Original author: [Qing Dynasty] Ou-yang Zhi;

Annotation: Wang Xinlu; Examination: Zhou Jixu (232)

再论甲骨卜辞中“蜀”之地望^①

张 驰^②

摘 要 前人对于殷墟甲骨卜辞中的“蜀”字的地望已有论及，本文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认为甲骨卜辞中的“蜀”字并非指现在的成都平原地区，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较为倾向于河南长葛地区。

关键词 蜀；卜辞；地望；四川成都；河南长葛

甲骨卜辞中，出现过一個被李孝定^{[1]3911}、孙诒让、叶玉森、商承祚等人释为“蜀”的字。该字指地名是大家一致认同的，但对于其具体地望，众多甲骨文研究者对此发表过不同意见，其中主要分为两派：“四川说”与“非四川说”。在众多观点中，

① 本文为成都大学人才工程科研启动项目“基于 Glottogram 视角的语言演化研究”的阶段成果。

② 作者简介：张驰（1986—），男，四川西昌人，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我们较为倾向于杜勇的“河南长葛”说。然而其论证过程由于篇幅所限，还不太完善。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讨论“蜀”的地望，为“非四川说”这一观点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一、甲骨文中所见“蜀”字字形及一些相关卜辞

(一) 字形

《甲骨文编》^{[2]509}中收录了20个“蜀”字字形，合并其相似者，主要可分为7类（皆为一期）^{[2]509}：



《甲骨文字典》中收录了8个形体^{[3]1424}：



其中前6字为一期，第7字为四期，第8字为周甲。^①

(二) 一些相关卜辞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4]收录的《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中含有“蜀”字的卜辞大约有如下这些（卜辞前的数字为《合集》编号，卜辞后的数字为《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页码）：

① 《甲骨文编》中将与此处第5、第7字相近的字形释为“蜀”，而非“蜀”，与《甲骨文字典》略有差异。

- 5563 蜀御事 138
- 6858 ……寅卜設……收人……蜀 172
- 6859 ……寅卜設……王收人……蜀 172
- 6860 丁卯卜設贞王敦缶于蜀 172
- 6861 丁卯卜設贞王敦缶于蜀 172
- 6862 丁卯卜設贞王敦缶于蜀二告 172
- 6863 丁卯卜設贞王敦缶于蜀二月 172
- 6864 反……蜀二月 172
- 6865 ……蜀二月 172
- 6866 ……于蜀 172
- 9774 正贞𠄎受年，贞𠄎不其受年 233
- 9775 正辛巳卜争贞𠄎不其受年
贞蜀不其受年二月二告 233
- 18080 ……允……𠄎蜀 408
- 28584 ……在蜀，无田在𠄎，癸巳……在蜀 452
- 21723 癸酉卜我贞至蜀无田 475
- 21724 癸酉卜贞至蜀无田余次
癸未卜贞至蜀无田 475
- 21725 癸酉卜𠄎贞至蜀无……475
- 21726 辛酉卜𠄎贞至蜀无田 475
- 21727 癸酉卜𠄎贞至蜀无田
癸酉卜𠄎贞至蜀无田，有蜀 475
- 21728 癸巳卜𠄎贞至蜀无……476
- 21729 癸卯卜贞至蜀无田 476
- 21730 ……卯卜𠄎贞至蜀我有事 476
- 21731 癸丑贞至蜀无田，癸丑贞至蜀无田 476
- 21732 ……卯卜𠄎……至蜀无田 476
- 21733 ……巳卜𠄎……至蜀……田 476

22374 甲寅卜臣子来蜀 497

33083 ……伐……蜀……口……741

33141 癸巳卜贞旬……，癸亥卜贞旬无田，癸未卜贞旬，癸巳卜贞旬在蜀 742

33142 癸巳卜贞旬无田……，癸亥卜贞旬无田，癸未卜贞旬无田，癸巳卜贞旬在蜀，癸卯卜贞旬无田，癸酉卜贞旬无田，癸未卜贞旬无 742

其他文献收录的相关卜辞^①：

寅卜，𠄎 [贞]，王供人正蜀（《后下》二七·七）

……蜀射三百……（《龟》二·三·八）

庚申卜，母庚示蜀，不用（《南明》六一三）

二、不同学者对于“蜀”字地望的观点

对于殷墟甲骨卜辞中的“蜀”字地望，大致可分为两派观点——“四川说”与“非四川说”。

（一）“四川说”

童恩正认为，“蜀”字与“蚕”字不同，“蜀（蠹）是一种螫人的毒虫，形状虽与蚕相似，但性质完全相反”。蜀原是属于古代氏族的一支^{[5]44-45}。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等学者的观点也与此类似，他们认为蜀人初居川西高原，后入成都平原。段渝

^① 此小节中援引的卜辞均转引自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收录于《甲骨文献集成》（第28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在《玉垒浮云变古今》中同样认为卜辞中的“蜀受年”之“蜀”即为“巴蜀”之“蜀”，即今成都平原地区^{[6]144-148}。林向的《殷墟卜辞中的“蜀”》^[7]也持此说，并将其与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等遗址相联系。

这一观点接受者较多，主要是由于历来成渝地区璀璨的“巴蜀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习惯性思维，但见“蜀”字便认为是指成都平原地区。

（二）“非四川说”

此种观点虽可大略归为一派，但对于“蜀”的具体地点，其实有诸多分歧，如：

（1）胡厚宣在《卜辞中所见殷代之农业》中认为当是“自今（山东）泰安南至汶上皆蜀疆土”（胡厚宣 2001：215 - 217）。

（2）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卜辞蜀地应当就是后世的蜀地所在地，位于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南。”^{[8]24}

（3）岛邦男在《殷墟卜辞研究》中认为在“陕西东南商县、洛南附近”^{[9]378-383}。

（4）杜勇在文章《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中考证当在河南长葛市。^[10]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兹不一一列举。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考证了卜辞中的该字，但他将其释为“荀”^{[11]295-296}，也就与“蜀”没有了干系，故不援引。

最后，我们还想引用一个重要的材料，它也是本文逻辑结构的出发点——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商时期全图》和《商时期中心区域图》^{[12]11-14}上，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地方都叫“蜀”，一个即今成都平原地区；另一个在河南许昌西

北，对照现今的政区图，大致为河南长葛市。可见，谭其骧在这个问题上或许采取了一个折中态度，又或许他本就认为殷商时期有两个“蜀”并存。

三、“蜀”的地望

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三种假设：（一）“蜀”既指成都平原又指中原某地；（二）“蜀”当在成都平原地区；（三）“蜀”当在中原地区。

（一）“蜀”既指成都平原又指中原某地

从殷商王朝对于各方位及其部族的命名习惯可以看出，只有商周王畿范围内的民众被称作“商人”，而其他地区及其部族大多被称为“某方”，如“鬼方”“虎方”“羌方”“祭方”“基方”等。同时，对于各区域也有明确的地理划分，将周边分为东南西北“四土”。王畿的“商”与“四土”“四方”相对。由这种对地理单位和部族命名的严密性和习惯性可以猜测，商王用一个“蜀”同时命名两个地区似乎不太符合常理。再结合卜辞内容来看，很难看出同一个“蜀”字在不同的卜辞中有不同的所指，即并不存在此辞之“蜀”指成都平原、彼辞之“蜀”指中原某地的区分。另外，从相关卜辞可以推测出，“蜀”更可能仅是一个地名，而非一个类似鬼方、虎方、羌方的方国。

（二）“蜀”当在成都平原地区

在证伪了第一种假设之后，第二、三种假设才有得以成立的可能性。而对于第二种假设，我们有较为充分的材料和推论将其证伪。

1. 殷商王朝都城城址和行军速度的推定

我们需要先来谈一谈田猎的问题。

日本学者松丸道雄在《殷墟卜辞中の田獵地について——殷代國家構造研究のために——》一文中，对田猎问题从各方面展开了论述和计算，这里仅仅引用作者对于商王田猎范围和移动速度的计算便足以说明问题：

その全一日か‘ほとんど’田獵のためのみに費やされたとしても、実際に田獵をおこなった時間を考慮して、その片道の所要時間は、三——四時間以上には考えがたく、したがって、この時間内に行動しうるのは、ほぼ一五——二〇軒程度が一應の限度だったと推定してよいのではあるまいか。以上の考察によって、殷末における田獵地は、殷墟を中心として、半径二〇軒ないしそれ以下の程度の圓内に散在したとしか考えがたい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であるう。^{[13]35}

商王田猎多是一日内往返，单程需要三四个小时，其距离为15至20千米，即每小时移动5千米左右，一天的总行程约40千米。对于行军速度，我们假设以其两倍计算，一日之内行军里程也不超过80千米。

上述材料还提到，商代后期，商王的田猎范围是以殷墟为中心、半径20千米的圆内。根据这条结论，松丸道雄将殷墟位置定于安阳附近。后来，在《再论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问题》中根据宫崎市定的观点，略有修正。“宫崎先生认为：殷墟，即殷的都城，其实在今天汤阴县，可能由于黄河泛滥，没于泥沙，今日地表上已无迹可寻了……我所说的‘田猎地’，其中心也应相应移到汤阴县附近。”^{[14]126}

因此，我们如果采用松丸道雄的观点，以汤阴为殷都，以每

日 80 千米的行军速度，从汤阴到成都至少需要 19 天^①，往返则需 38 天。

2. 有关“蜀”的卜辞分析

林向的《殷墟卜辞中的“蜀”》^[7]一文，对于涉及“蜀”的卜辞做出了一个较为周全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推论，对此我们也较认同（虽然最终他认为“蜀”当在成都平原）。首先，他将相关的卜辞分为 10 种，结合上文我们所引的卜辞，可分为：

- (1) 蜀受年：贞蜀受年，贞蜀不其受年^{[7]9774正}
- (2) 于蜀：丁卯卜 𠄎 贞五敦缶于蜀 二月^{[7]6863}
- (3) 征蜀：寅卜， 𠄎 [贞]，五供人正蜀^{[7]《后下》二七·七}
- (4) 至蜀：癸酉卜我贞至蜀无咎^{[7]21723}
- (5) 至蜀有事：……卯卜 𠄎 贞至蜀我有事^{[7]21730}
- (6) 𠄎 蜀：……允…… 𠄎 蜀^{[7]18080}
- (7) 蜀射：……蜀射三百……^{[7]《龟》二·三·八}
- (8) 蜀御：蜀御事^{[7]5563}
- (9) 在蜀：癸巳卜贞旬在蜀^{[7]33141}
- (10) 示蜀：庚申卜，母庚示蜀，不用^{[7]《南明》六一三}

在这 10 种分类的基础上，林向通过对卜辞的分析，得出了四点推论：

- (1) 蜀为殷商前后常有往返的农业地区；
- (2) 武丁时蜀地尚未平服，不仅需要派兵镇压，“供人正蜀”，而且还在蜀地打击缶人的反叛，“敦缶于蜀”；还卜问是否加害于蜀，“ 𠄎 蜀”；
- (3) 武丁时蜀地也有交好的一面，到蜀举行祀典，“至蜀有

^① 按今铁路里程估算，汤阴到成都约 1 500 千米。当然，实际徒步里程和所耗时间必定高于这些数值。此处只是按极限状态估计。

事”；蜀地之人有“射”“御”等服役于商王朝；“蜀射三百”数量还不少；

(4) 武丁以后蜀地平服，商王室在此巡行逗留，还卜问是否在蜀地设母庚的神主祭祀，“母庚示蜀”。

现在，我们结合林向先生的四点推论，再参考其他材料，进一步探讨这些关于“蜀”的卜辞。

从《合集》6860、6861、6862、6863 这几条卜辞可以看出商王多次卜问“敦缶于蜀”的情况，商王的军队在蜀地打击缶人。由此，我们运用同版卜辞地名系联法，以“缶”为切入点，可以看到更多的有关资料。

……卜，𠄎贞，缶其𠄎雀 二告^{[4]《合集》6869}

王宇信通过人名的系联认为“与妇好同时的参战将领主要有沚貳、望乘、侯告、戎、𠄎侯虎、雀、𠄎等”^{[15]129}。同样，林小安通过地名的系联也认为“伐𠄎、缶、𠄎、𠄎、基方同版见雀、子𠄎、𠄎武丁早期臣属，知为武丁早期事……伐缶盖由内侵引起”^{[16]77}。在卜辞“癸未卜，内贞，子𠄎𠄎基方、缶（《合》一七八）”的基础上还可以判定“伐基方之役与伐缶为同时事”。^{[15]129}这样看来，商王派兵镇压缶人、在蜀地打击缶人的反叛确有其事，而且还和伐基方同时进行。“辛卯卜，𠄎贞，基方、缶乍墉，不祟，弗𠄎（《合》一二一）”，可见讨伐基方和缶也是因基方、缶内侵迫近城垣引起的。种种迹象表明，缶人内侵所迫近的城垣应该就是“蜀”城，而这“蜀”也应是在商王统治范围内，否则不会算作“内侵”。

讨伐缶人的战争最后以商王胜利、缶人降服告终。“基方已为殷所征服……缶，后亦降殷称臣”，对于这个结果，林小安已论证得足够详尽，兹不赘述。^{[16]77}关键的问题是，从成都平原地区的考古发掘来看（如三星堆），我们看不出明确的“称臣”的痕迹。三星堆有着与中原地区迥异的文化特色，即使有个别出土

器物与殷墟器物有某种类似，但此类情况也不占主导地位。所以，从商王与岳人在“蜀”有过交战的记录来看，“蜀”当不在成都平原地区。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说一下另外几条很有意思的卜辞。在上文所列的卜辞中，从 21723 至 21729，以及 21731、33141、33142 等卜辞，以内容来分，都可归为“至蜀”“在蜀”一类，而这类卜辞的卜日有着很强的规律性。松丸道雄和李学勤在研究田猎卜辞时，对于卜日的规律做过精密的计算和归纳。以此卜日推算法，同样可以处理刚才的卜辞。我们发现，除 21726 的卜日是“辛酉”外，其余卜日的天干都为“癸”，且“癸酉”“癸未”“癸巳”“癸卯”“癸丑”“癸亥”齐备，按六十甲子顺序排列则为：癸酉——癸未——癸巳——癸卯——癸丑——癸亥，其间隔为 9 天，即商王在某段时期内，每 10 天就会卜问一次“至蜀”“在蜀”（辛酉在癸亥之前两天，可作变例）。这极其严整的规律性一方面向我们暗示了商王对蜀地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表明了商王极其频繁地去（或派人去）蜀地，其频率很有可能就是 10 天一次。上文中，我们将所有指标估算到最大限度，算出汤阴到成都单程最少也要 19 天，这就与卜日不符。所以，这可以作为佐证之一。加上林向的推论，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蜀”离殷都不远。

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到，见于卜辞“在某”“于某”“至某”之例者，“对于商王国的义务约有四端：（1）卜其年则当有入供其谷物的义务，（2）参加商征伐多方的战役，（3）入龟于王以供王室占卜之用，（4）来其牛马等畜，（5）载王事”^{[11]316}。

上文中所列卜辞，“在蜀”“于蜀”“至蜀”之例皆有，如此则可推断，陈梦家所说的义务，“蜀”也应该是需要履行的。第（1）类有“贞蜀受年，贞蜀不其受年”。第（2）类即“于

蜀”例，最典型的就是“王敦缶于蜀”，以及蜀地选派弓箭手“蜀射三百”。第（3）（5）类尚未见，第（4）类虽无直接记录，但有见于同版之例，如与21727同版的卜辞有“乙丑子卜贞翌丁有来，乙丑子卜贞今丁有来，乙丑子卜贞庚有来，乙丑子卜贞自今四丁有来，乙丑子卜贞自今四丁有来”，以及22374的“甲寅卜臣子来蜀”。

由此可见，“蜀”当是商王统治区域中直接控制和管理的一个地方。

综上，我们认为，“蜀”的地望应该不在现今成都平原地区。

（三）“蜀”当在中原地区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排除了前两种假设。但从逻辑上讲，这并不代表第三种假设就能成立。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从一些传世文献中寻找线索，从正面来证实这种假设。

杜勇在《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中通过四条材料形成了对“蜀在长葛”这一观点的支持，文中论述已经十分详细，这里不再重复引证。有必要提出来说一下的是，聚讼纷纭的《尚书·牧誓》。

传世文献中，“蜀”字最早见于《尚书·牧誓》：“及庸蜀羌鬻微卢彭濮人。”^{[17]161}对于这个参加武王伐纣的“蜀”，即便认为它不是现今“巴蜀”之“蜀”，也还是存在两种具体分歧。一种以《十三经注疏》为代表，伪孔传云：“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国名。羌在西蜀，叟、鬻、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疏云：“叟者，汉世西南之夷……叟者，蜀夷之别名……故《后汉书》兴平元年马腾、刘范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17]161}同样的材料还见于《后汉书·董卓传》：“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其注

曰：“叟兵即蜀兵也。汉代谓蜀为叟。”^{[18]2333-2334}所以，张亚初认为殷商时期的成都平原地区叫“叟”，《牧誓》中的“蜀”不过是后人所用的“叟”之假借^{[19]192}。这种观点仅备一说。

另一种便是杜勇认为的，《牧誓》中的“蜀”与卜辞的“蜀”是同一地，就在今长葛。正如王玉哲所说：“武王伐纣的八个与国中，‘庸、蜀、彭、濮、卢五族，在商末周初或确在商、周南或西南，因名之西南夷……这些所谓西南夷少数民族，商末年，虽名西南夷，但所处之地距殷墟不会太远，不会超越大江以南’。”^[10]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12]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蜀”的地望在今长葛地区。

四、结语

当然，我们虽然倾向于“蜀在长葛”之说，但并不等于完全认定。“蜀”的确切地望，依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由于学力有限，恐还有许多材料我们并未看到。就目前而言，根据上文的引述和推论，我们可以比较确信的是，卜辞中的“蜀”应当不是后来成都平原上的“蜀”。

参考文献：

- [1] 李孝定. 甲骨文字集释 [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甲骨文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 [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 [4] 姚孝遂. 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 [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5] 童恩正. 古代的巴蜀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 [6] 段渝. 玉垒浮云变古今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7] 林向. 殷墟卜辞中的“蜀” [A] // 甲骨文献集成: 第 28 册 [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 [8] 郑杰祥. 商代地理概论 [A] // 甲骨文献集成: 第 27 册 [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 [9] 岛邦男. 殷墟卜辞研究 [M]. 台北: 鼎文书局, 1975.
- [10] 杜勇. 说甲骨文中的蜀国地望 [J]. 殷都学刊, 2005 (1).
- [11]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2]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M]. 上海: 地图出版社, 1982.
- [13] 松丸道雄. 殷墟卜辞中の田獵地について——殷代國家構造研究のために—— [A] // 甲骨文献集成: 第 28 册 [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 [14] 松丸道雄. 再论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问题 [A] // 甲骨文献集成: 第 28 册 [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 [15] 王宇信. 武丁期战争卜辞分期的尝试 [A] // 甲骨文献集成: 第 27 册 [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 [16] 林小安. 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 [A] // 甲骨文献集成: 第 27 册 [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 [17] 阮元.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8] 范晔. 后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9] 张亚初. 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 [A] // 甲骨文献集成: 第 28 册 [C].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A Study on the Reference of the Character “Shu (蜀)”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Zhang Ch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character “Shu (蜀)”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ased on these studies, this paper argues from both aspects that the